

国际大奖小说  
升级版 SHENGJIBAN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银奖

# 爱的故事

[美] 露丝·怀特 / 著 赵永芬 / 译

当阴霾散去,温暖的阳光普照大地的时候,一切都是崭新的开始,  
相信你也一定能够找到“两个世界的交会点”!



新蕾出版社



国际大奖小说  
升级版 SHENGJIBAN



# 爱的故事

*Belle Prater's Boy*

[美] 露丝·怀特 / 著

赵永芬 / 译

新蕾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的故事/(美)怀特(White,R.)著;赵永芬译.  
—天津:新蕾出版社,2011.5  
(国际大奖小说·升级版)  
书名原文:Belle Prater's Boy  
ISBN 978-7-5307-5066-7  
I. ①爱…  
II. ①怀…②赵…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4159 号  
BELLE PRATER'S BOY by Ruth White  
Copyright © 1996 by Ruth Whit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LLC,  
New York.  
津图登字:02-2003-133

---

出版发行:新蕾出版社  
e-mail:newbuds@public.tpt.tj.cn  
http://www.newbuds.cn  
地 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300051)  
出 版 人:纪秀荣  
电 话:总编办(022)23332422  
          发行部(022)23332676 23332677  
传 真:(022)2333242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字 数:100 千字  
印 张:6  
版 次:2011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8.00 元

---

著作权所有·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如发现  
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电话:(022)23332677 邮编:300051



GOO DI DASHI DING XING XIAO SHUO

# 前言

国际大奖小说

## 一辈子的书

梅子涵

### 亲近文学

一个希望优秀的人，是应该亲近文学的。亲近文学的方式当然就是阅读。阅读那些经典和杰作，在故事和语言间得到和世俗不一样的气息，优雅的心情和感觉在这同时也就滋生出来；还有很多的智慧和见解，是你在受教育的课堂上和别的书里难以如此生动和有趣地看见的。慢慢地，慢慢地，这阅读就使你有了格调，有了不平庸的眼睛。其实谁不知道，十有八九你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文学家的，而是当了电脑工程师、建筑设计师……可是亲近文学怎么就是为了要成为文学家，成为一个写小说的人呢？文学是抚摸所有人的灵魂的，如果真有一种叫作“灵魂”的东西的话。文学是这样的一盏灯，只要你亲近过它，那么不管你是在怎样的境遇里，每天从事





## 国际大奖小说

怎样的职业和怎样地操持，是设计房子还是打制家具，它都会无声无息地照亮你，使你可能为一个城市、一个家庭的房间又添置了经典，添置了可以供世代的人去欣赏和享受的美，而不是才过了几年，人们已经在说，哎哟，好难看哟！

谁会不想要这样的一盏灯呢？

## 阅读优秀

文学是很丰富的，各种各样。但是它又的确分成优秀和平庸。我们哪怕可以活上三百岁，有很充裕的时间，还是有理由只阅读优秀的，而拒绝平庸的。所以一代一代年长的人总是劝说年轻的人：“阅读经典！”这是他们的前人告诉他们的，他们也有了深切的体会，所以再来告诉他们的后代。

这是人类的生命关怀。

美国诗人惠特曼有一首诗：《有一个孩子向前走》。诗里说：

有一个孩子每天向前走，  
他看见最初的东西，他就变成那东西，  
那东西就变成了他的一部分……

如果是早开的紫丁香，那么它会变成这个孩子的一





部分；如果是杂乱的野草，那么它也会变成这个孩子的一部分。

我们都想看见一个孩子一步步地走进经典里去，走进优秀。

优秀和经典的书，不是只有那些很久年代以前的才是，只是安徒生，只是托尔斯泰，只是鲁迅；当代也有不少。只不过是不知道，所以没有告诉你；你的父母不知道，所以没有告诉你；你的老师可能也不知道，所以也没有告诉你。我们都已经看见了这种“不知道”所造成的阅读的稀少了。我们很焦急，所以我们总是非常热心地对你们说，它们在哪里，是什么书名，在哪儿可以买到。我就好想为你们开一张大书单，可以供你们去寻找、得到。像英国作家斯蒂文生写的那个李利一样，每天快要天黑的时候，他就拿着提灯和梯子走过来，在每一家的门口，把街灯点亮。我们也想当一个点灯的人，让你们在光亮中可以看见，看见那一本本被奇特地写出来的书，夜晚梦见里面的故事，白天的时候也必然想起和流连。一个孩子一天天地向前走去，长大了，很有知识，很有技能，还善良和有诗意，语言斯文……

同样是长大，那会多么不一样！





# 自己的书

优秀的文学书，也有不同。有很多是写给成年人的，也有专门写给孩子和青少年的。专门为孩子和青少年写文学书，不是从古就有的，而是历史不长。可是已经写出来的足以称得上琳琅和灿烂了。它可以算是这二三百年来我们的文学里最值得炫耀的事情之一，几乎任何一本统计世纪文学成就的大书里都不会忘记写上这一笔，而且写上一个个具体的灿烂书名。

它们是我们自己的书。合乎年纪，合乎趣味，快活地笑或是严肃地思考，都是立在敬重我们生命的角度，不假冒天真，也不故意深刻。

它们是长大的人一生忘记不了的书，长大以后，他们才知道，原来这样的书，这些书里的故事和美妙，在长大之后读的文学书里再难遇见，可是因为他们读过了，所以没有遗憾。他们会这样劝说：“读一读吧，要不会遗憾的。”

我们不要像安徒生写的那棵小松树，老急着长大，老以为自己已经长大，不理睬照射它的那么温暖的太阳光和充分的新鲜空气，连飞翔过去的小鸟，和早晨与晚间飘过去的红云也一点儿都不感兴趣，老想着我长大





了，我长大了。

“请你跟我们一道享受你的生活吧！”太阳光说。

“请你在自由中享受你新鲜的青春吧！”空气说。

“请你尽情地阅读属于你的年龄的文学书吧！”梅子涵说。

现在的这些“国际大奖小说”就是这样的书。

它们真是非常好，读完了，放进你自己的书架，你永远也不会抽离的。

很多年后，你当父亲、母亲了，你会对儿子、女儿说：“读一读它们，我的孩子！”

你还会当爷爷、奶奶、外公和外婆，你会对孙辈们说：“读一读它们吧，我都珍藏了一辈子了！”

一辈子的书。





# Belle Prater's Boy

# 目录

爱的故事

- 第一章 失踪..... 001
- 第二章 爸爸、妈妈和阿姨 ..... 013
- 第三章 在理发店..... 019
- 第四章 生日宴会..... 026
- 第五章 真相..... 034
- 第六章 去教堂..... 040
- 第七章 门槛和歌声..... 052
- 第八章 全校的“焦点”..... 062
- 第九章 卜艾瑞姨夫来了..... 067
- 第十章 电影与麻疹..... 071
- 第十一章 瞎子班尼..... 081
- 第十二章 烧烤晚会..... 0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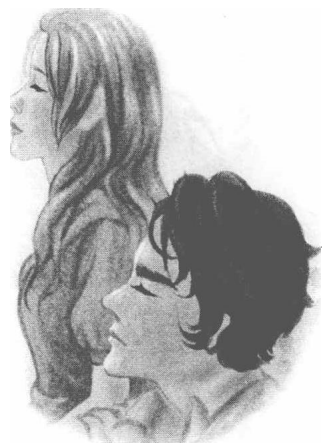


# 目录

爱的故事

## Belle Prater's Boy

- 第十三章 外公讲的故事…………… 100
- 第十四章 报纸广告…………… 109
- 第十五章 花园宴会…………… 113
- 第十六章 争吵开始…………… 122
- 第十七章 新学期的尴尬…………… 133
- 第十八章 旧梦重现…………… 143
- 第十九章 一个全新的我…………… 149
- 第二十章 与梧罗和好…………… 154
- 第二十一章 探险…………… 160
- 第二十二章 特别的生日晚宴…………… 168
- 第二十三章 爱的故事…………… 172





## 第一章

# 失 踪

1953年10月一个暖和的星期天的早晨,大约五点钟的时候,我的美女阿姨下床之后,就从这个世界消失了。

“我听见她起床,估计她要到外头上厕所去,”她的丈夫,也就是我的卜艾瑞姨夫这么告诉警长,“后来我又迷迷糊糊睡着了。等我再醒过来时,大概已经过了半个钟头,她还没有回来,于是我就对自己说:‘还是去看看美女有没有事的好。’所以我就起床去看了。”

卜艾瑞姨夫是个矿工,美女阿姨和他们的儿子梧罗却住在老远的一个名叫“弯曲山脊”的地方。这山脊十分狭长,而且与世隔绝,就在弗吉尼亚州的加煤镇附近,正是阿巴拉契亚山脉最陡峭与崎岖的地方。那时候的道路既狭窄又布满岩石,碰到坏天气的话,几乎无法通行。他们有一辆很旧的福特汽车,那天清晨,车子就停在斜坡上,车钥匙也如往常一样插在点火装置上。跟他们住得最近的邻居史家,也离他们有一英里之遥。史家人告诉





## 国际大奖小说

警长，并没有听到或看到什么不寻常的事。根据卜艾瑞姨夫的说法，那天美女阿姨光着脚，身上也只穿了一件薄薄的睡衣。她的两双鞋和所有的衣服仍然放在原来的位置，完全没有离家出走或是胡闯乱逛到其他地方去的迹象。更何况也没什么地方可以胡乱闲逛的，除非身穿睡衣的她赤脚越过那些荒无人烟的山丘。即使如此，住在另一头的人也一定会注意到她。可是到处都看不到新的足迹，连大门旁边湿软的地地上也没有，卜艾瑞姨夫和睡在顶楼的梧罗都没有听见不寻常的声音。

我们镇上过去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因此，一旦消息传了出来，大家都震惊得不知所措。

“真是，谁听说过一个人就这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他们说。

“如果我们听到的是实情的话，”有人说，“一定会在什么地方森林里发现尸体的。”

还有人说：“一定有人在下面不远的路上停了一辆车等着她，两人便一起坐车走了。”

“可是如果真是这样，那天早上一定会有人听见车子上山的声音，是不是？”

“应该是。”

大家仍在臆测。

我妈妈好难过，她名叫杜小爱，是加煤镇高中的朗





读与戏剧班的老师，也是失踪人的姐姐。她在《山中回声》的一篇访问中说，自己的妹妹就这么消失得无影无踪还不够糟吗？大家还非得四处嚼舌根，让已经很悲惨的状况变得更糟了。实在太过分了，她说，太过分了。外公与外婆，也就是妈妈与美女阿姨的父母本想让梧罗跟他们一起住，但是卜艾瑞姨夫怎么也不肯。

一天一天过去了，一星期又一星期也过去了，并没有什么新的发现。等到几星期变成几个月的时候，山中的居民再度恢复了原来单调、乏味的生活，美女阿姨却像成了民间女英雄似的，有人甚至为她写了一首歌，在加煤镇最大的酒馆“忙碌的蜜蜂”里演唱着，由一支乡村蓝调乐队伴奏。不过妈妈严格禁止任何人在她面前唱那首歌，她说歌词里有强烈的影射意味。

美女阿姨失踪六个月之后，我们发现卜艾瑞姨夫一逮到机会，就满头满脑连着胡子都浸在酒里。

“真不是抚养小男孩的健康环境。”我外婆口口声声说道。

于是外婆坚持要带梧罗回她的家，这回卜艾瑞姨夫倒不反对。

当地的广播电台WCSV曾颇为自豪地宣称，说加煤镇是“煤矿区的心脏地带”，其实它只是一个建在黑河与矿渣溪汇流处的山间小镇，既肮脏又黯淡，不过是山丘





## 国际大奖小说

之间的一块宽广的路面罢了。小镇的外缘是调车场，火车在那儿可以把全镇生产的煤运送到东部与北部的各个地点。这也是加煤镇名字的由来。

加煤镇只有两条街。顺着地势走，一条叫作大街，是所有商家坐落的地点，与黑河平行。还有一条叫住宅街，也是附近方圆几英里之内唯一可以盖房子时不必沿山坡建筑，也不会悬在山边的一条街道。

其实住宅街是全镇最明亮的地方。在许多漂亮的房子当中，有一栋是我李姬赛和我妈妈与继父杜波特一起住的，他是《山中回声》的编辑。我们的房子是现代农庄式的单层砖造住宅，有白色的百叶窗，一个前廊，还有全镇唯一的观景窗。我们有一部电话、两台收音机、一台电唱机、一台冰箱、一个立式冰柜，以及一个电炉。住在我们隔壁的外公与外婆也有同样的便利设备，可是他们的二层小楼更大也更老些，有绿色与白色的百叶窗，两层楼都有环绕的走廊。他们还有一台电视机，如果天气理想的话，偶尔可以看到来自西弗吉尼亚州查士敦的节目，只是画面十分模糊而已。据外公说是因为山区的关系，影响到信号的接收。在我们两栋房子的四周是一大片赏心悦目的如茵草地，还有大约五十棵苹果树，我们管它叫果园。看见棵棵苹果树在春天的时候开满了花，是多么奇妙又欢欣的景象啊！此外还有杜鹃花，粉红的、紫红





的,更不用说还有溪边的紫丁香花丛,以及野生的山茱萸。经过我们家的人们有时走着走着会停下来,东瞧瞧、西看看,仿佛无法相信他们的眼睛似的。

梧罗搬来和我们同住的那年春天,我的世界大约就是这个模样。一切都是清新而明亮的,粉粉的、白白的。妈妈提醒我,说我多么得天独厚,又是多么幸运,除了偶尔有一个噩梦跑来纠缠我的时候之外,我丝毫不怀疑她的话。而做噩梦的时候我不禁觉得自己并非得天独厚,而是深受其苦。这个梦和一头死去的动物有关,每次我总是哭着或尖叫着醒过来。

美女阿姨虽说是妈妈的亲妹妹,我却很少看到她或是她的儿子梧罗。我也不知从哪里来的想法,觉得她们两姐妹之间多年前似乎有过什么裂痕,可是我每次问妈妈,她都说:“没有的事!我们很亲,很相爱的。”

我仍然很怀疑。

梧罗与他的父母亲住在老远的那个高高的山头上,连自来水甚至冰箱都没有,而且他和我念的是不同的学校。我们一样年纪,我11月即将满12岁,他是那年1月什么时候就已经12岁了;我们也长得一般高,一般重:4英尺10英寸高,92磅重。但除此之外,我们简直没有一样像的地方,至少当时我知道的是这样。梧罗笨拙又土气,穿的是他爸与他爸的弟弟罗斯穿旧了的衣裤。我们大概10





## 国际大奖小说

岁的时候，有一回我看见梧罗穿的裤子实在太长，腰部也实在太肥，所以他就拿一条绳子系在腰间，不让裤子掉下来。他那模样看起来真的滑稽极了。我想他也觉得很不自在，因为那天是我的生日，我穿了一件蓝色有皱边的连衣裙，一双黑色皮凉鞋。还有一次圣诞节的时候，他头上戴了一顶过大的帽子，帽檐往下拉的话，可以遮住整个耳朵。他却为那丑丑的旧帽子感到骄傲。

我再告诉你关于梧罗的一些别的事——虽然我真的不想——他还是个斗眼。有时候你实在看不出他是不是在看你，而且他必须戴镜片很厚很厚的眼镜。

梧罗搬到隔壁的那个春天的晚上，我等不及要过去看他。我想知道他对他妈妈发生的事有没有什么不曾对人说的秘密或是想法。

那天是星期五，我身穿蓝色牛仔裤，坐在化妆台前的凳子上，让妈妈替我把金色的头发扎成两条长长的辫子。每当我有机会出去玩儿的时候，就喜欢把头发梳成这个样子，这也是我愿意忍受把头发留得那么长的唯一原因。

“好了，你别一过去就缠着他问美女阿姨的事，听到没有？”妈妈对我说。

“天哪！我又不是白痴。”我抗议道。

“很好，希望你不是。”她说，“他这些日子以来过得







太苦了,我们应该多多体谅他,不要缠得他受不了。”

“缠他?你把我说得活像一只讨厌的蟑螂!”

妈妈哧哧地笑了。

“那就快去吧,去逗他开心。跟他说那个眼珠的笑话,那个笑话好滑稽,你又说得那么好。”

我有点儿自满。大家都知道我很会说笑话。妈妈在我的脸颊上亲了一下,我们对着镜子相视一笑。我妈妈是个非常美丽的女人,大家都这么说,而且她随时闻起来都好香——像圣诞节的糖果。她的头发总会让人想到那些柔柔亮亮的洗发精广告。

我溜下凳子,朝门口走过去。

“替我跟他打声招呼,说声欢迎。”妈妈在我身后喊道。

我飞快地跑过我们的院子去看梧罗。我发现那第一个黄昏,以及之后的许多黄昏,我都置身于一种神秘的气氛之中。苹果树上许多小小的花瓣撒在我身上,风将它们刮起来,并且让它们甜蜜的芳香在我的四周散发,使我走进大门之际晕乎乎的,充满了一种奇异的兴奋感。我大声跟外公、外婆打过招呼之后,立刻冲上楼梯,来到位于房子前方的梧罗的房间。

他蓬松的金发一直垂下来遮住了眼睛,于是他不断把头发甩到旁边。他正忙着把他少得可怜的东西收进镜

